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第64卷 第4期 2011年7月
Vol. 64. No. 4 July 2011. 017～023

哲学自我确证的本真道说
——马克思“感性活动”原则的意义

陈立新 李 齐

摘 要：把感性活动确立为哲学思考的主导原则，马克思开启了哲学回归其源始出生地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向。在资本和形而上学作为本质根据的现代生活过程中，哲学由感性活动出发，可望能够澄明资本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实质。哲学只有在参与现实生活中才能履行守护思想的本务，进而确证自身的现实存在。

关键词：感性活动；资本；形而上学；思想

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不同，马克思没有留下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哲学体系，也没有想要充当一个愤世嫉俗的道德批判家。马克思毕生皆投身于现实生活过程，为了人类的幸福，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人类的解放。正是拥有如此这般的情怀或境界，马克思密切关注“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明确提出哲学要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出发，开启了一个让哲学回归其源始出生地即现实生活世界的发展方向。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哲学越来越突显其切中社会现实并切近地予以揭示的理论优越性，马克思思想变革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既是这样，一当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发掘和阐扬马克思思想的全部意义时，马克思由感性活动而制定的哲学致思路向，毋庸置疑有着关乎一切哲学之根本的切要性，值得我们深究。

一、感性活动作为哲学主导原则的确立

马克思关于存在论原则高度集中阐述“感性活动”的文本，当首推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我们从这段论述中至少能够分析出这样一些寓意：

其一，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即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或“人的感性活动”。在“实践观点”已被人们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第一的”观点的今天，这里特别需要提出，晚近众多的研究者或阐释者，极尽发挥和创造之能事，纷纷阐说并归纳马克思对于“实践”的理解，但不容争辩的是，我们对于这些理解的判断和接受，毋庸置疑地要以马克思自己的表述和理解为标尺。其二，“感性活动”已然具有哲学之存在论原则的重要性或基本高度。这一判断的依据，是马克思在此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划界，并直接相关于“从前的一切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标识马克思与以往哲学的根本分界,就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其三,马克思由“感性活动”凸显了哲学深入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迫切性和实际可能性。马克思明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这一判断极其重要地指证了问题的实质或要害——旧唯物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从“形式”出发来理解对象。所谓“形式”,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特别是经过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和武装,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是指概念,亦即思维形式。这样说来,尽管旧唯物主义坚守“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而与唯心主义的“抽象”形成了对立,但实质上却没有离开“形式”这个轴心而与唯心主义殊途同归,并实际分享着唯心主义的存在论前提。然而,哲学肯定不能醉心于且滞留于“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从“感性活动”出发,哲学的确要遭遇到“感性的现实”乃至其实际纠缠,但却来到了自己的源始出生地,获得了确保自身存在的现实内容。

这些简要分析表明,马克思对于“感性活动”的器重和高扬,基于深刻洞察了以往哲学在存在论原则方面的根本缺陷,致力于呈现哲学本应持守的基本原则,从而实现哲学合理地引领人类生活筹划的本务。不过,马克思对于“感性活动”的使用,而不是自己的臆想或杜撰。在形式上,“感性活动”可以分解为“感性”与“活动”这两端。倘若还原到德国古典哲学语境之中来求解其语义,“活动”就是德国唯心主义者“抽象地发展了”的“能动的方面”,“感性”就是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异化时所倚重和承诺的“对象性”或“现实性”。易言之,“活动”意味着能动性,“感性”则意味着受动性。两者联系起来,就是能动的受动性或受动的能动性。如此这般相互抵牾的性质如何能够结合起来?

可以肯定,依照“哲学家”或“理论家”的“眼睛”,“感性”与“活动”是两种不可通约的性质,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与之相反,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实际展开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发现了“感性”与“活动”原本就共属一体的真相。

马克思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①。由此表明,有生命的现实的人,原本就是一个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存在物,内在品性结构中就涵纳了能动性与受动性。就此而言,“感性”与“活动”的统一,当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感性活动”与人具有源始的同一性。这是因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②现实的人是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而自我创生的。

这样一来,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感性活动”的改造和提升。

在语义上,马克思整合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活动”原则和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理的积极内容。“活动”原则体现并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却具有基于意识内在性的虚妄性,而感性“受动性”的现实介入遂可得以克服;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理承认并坚持人的受动性,却具有偏信单纯“直观”的简单性、肤浅性和片面性,随着“能动性”的范导而能够被超越。于是,在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活动”原则之中,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基础,受动性以能动性为动力。

从哲学致思的走向和前景来说,紧扣人的感性活动,哲学无疑能够深入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思考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发展就获得了源头活水,并因此切中了现实生活世界而富有切实可行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以“感性活动”为基本原则,马克思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哲学发展路向。唯有迈上这一路向,哲学才能参与现代世界问题且能够击中其最核心的部分,而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二、抽象统治对感性活动的放逐

从感性活动出发,我们便决定性地能够走进现代生活世界。这既是依循这一路向的必然结果,更为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关键的，还打破了现代世界的抽象统治及其放逐人的感性活动的实际需要。

这里所谓的抽象统治，就是指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对于现代世界生活过程的实际影响和控制。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理性启蒙”的时代，现代世界或现代文明从此开启。这个时代与以往相比的最大不同，就是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作为基本支柱，两者相互作用构成其本质根据。“真正说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①现代世界迄今的发展，生生不息，扑朔迷离，但始终没有脱离或偏离这一本质根据，毋宁说已经越来越巩固、越来越隐蔽、越来越自然地使之成为自身内在的构成力量。

从直接结果来看，资本与形而上学的共谋，全面放逐了人的感性活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劳动状态，正好标识了人的感性活动被放逐的性质、范围和程度。

马克思认为，“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同样，在资本本身上也客观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②且不说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实情，即便是依照黑格尔为“异化”概念确定的内涵，人“失去自身”这样的生存状态，不消说就是异化劳动的典型症候。这样一来，资本抽象统治下异化劳动的普遍性也就彰明昭著了，同样显而易见的当是人的感性活动被遮蔽、被蔑视、被褫夺的现实。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使人在劳动中失去自身，劳动对人来说并不是属于他自身的劳动；劳动创造出来的对象，并不确认人的本质力量，相反却成了抗衡并奴役人的力量。换言之，工人的“活劳动”创造了与自己相对抗的“资本”。另一方面，作为“死劳动”的资本，实现自身的载体是工人的“活劳动”，当然是以压迫和剥削的方式开展的。这样的话，资本也不能随其所愿地存在下去，始终都面临着“活劳动”的反抗。毫无疑问，异化劳动包含着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完全颠倒的相互关系：工人是劳动的承担者，却并不能占有自身的劳动，而是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即资本家）对劳动的占有。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工人只有作为资本存在才能作为工人存在，资本只有转变成工人的劳动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很明显，这是一种“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与“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而实质上又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与“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的关系。但是，工人与资本并非完全分离。资本乃是工人作为工人存在的前提，即工人的“非现实性”才是他的“现实性”，他作为“非人”存在的时候他才是作为“人”存在。这表明，在资本统治下，作为资本的“劳动”把人变为“单纯劳动人的抽象存在”，进而成为“现实的非存在”、一种非人的存在物。易言之，作为私有财产的“资本”，使一切与之抽象同一起来。

资本又借助于形而上学对人进行统治。众所周知，形而上学把世界分裂为现象领域和本体领域，现象领域是人们在现实经验中所面对的对象，本体领域乃是现象世界的原因、根源和基础。形而上学思辨逻辑的主导倾向，就是追求超验的本体，以达到普遍必然性的结论。这恰恰迎合了资本统治的胃口。追求现实的人的本质成为私有财产所赋予本质之结果，而私有财产却成为人的主体，成为人的真正本质。人们对超验世界的追求，就赋予了资本逻辑一种合法的形式，对超验世界的追求就变为对普遍原则的追求，而普遍原则就是资本所统治下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与自由的渴望。但是，这种追求在资本逻辑统治下变为一种并不是属于人自身属性的确认，而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应当。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状，人的存在由资本所赋予，而不是属于人自身。所以，马克思说：“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③人作为一种具有感性活动性质的存在物，他的劳动的产物或对象本应属于他自身，作为他自身力量的一种确认，并能够证明他自己真正的现实存在，但在资本统治下，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并不属于人，却反过来成为束缚人、约束人的一种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不是感觉到自己是自己存在的原因，而是感觉到这种对象才是他确立自己存在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人自身的存在就变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人的现实感性活动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

①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330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70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 页。

另外一种力量。

从这一结果来看,当马克思把资本看作是人的感性活动异化为私有财产的运动时,这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之生存处境的一种存在论揭示。由于现代社会服从于资本逻辑结合形而上学而完成的抽象统治,所以,这个社会的一切都归顺于资本的"安排"与"处理"。结果,人的现实感性生命活动必将被无情地抽象与分裂,人成为一种单纯的非现实的抽象存在物,人的存在沦落为一种抽象的空虚的"无"。

所以,破除资本和形而上学对人的抽象统治,重现人的现实活动的丰富性,已经不是时可有时可无的日常生活游戏,而是关乎于人的生存命运的重大抉择。重中之重的行动,当是揭穿资本时代抽象统治的真相,哲学无疑有着不可推卸的担当。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 马克思切近现实生活过程,领悟到资本时代的愿望,独具匠心地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发动了具有原则高度的存在论革命。

三、感性活动的突围

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马克思首先指证了近代哲学"意识内在性"的来历,也就同时彰显了资本抽象统治的文化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②就是说,意识、思维等等被近代哲学安置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现象,原本就是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生长出来的"思维花朵"。进而言之,被近代形而上学奉为存在论原则的"意识内在性",正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才为之创设了立足根据和发展动力。既然如此,资本和形而上学合谋统治、压迫、放逐人的感性活动,就是非法的僭越,毫无疑问不能任其肆无忌惮下去了。

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③马克思在此与其说终止了由意识而来的抽象思辨的空话,不如说宣布了抽象思辨的有限性,进而凸显了资本时代"抽象统治"的有限性、片面性和虚妄性。既然资本和形而上学双重抽象统治下的人的现实感性存在蜕变为一种虚幻的无根的存在,那么,我们就不能停留于或满足于在思辨哲学范围内寻找出路,而要毫不妥协地由人的感性活动进入现实生活世界,直接面对世俗生活的异化状态,寻求人类解放的通途。

马克思的信心源自何处?

马克思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④异化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否定方面,不可避免地自行制造了自己的反对力量。更何况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⑤所以,克服异化的根本力量一定是在异化内部生成的。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在异化生活状态中一旦被剥夺被放逐,人本身必定蕴藏着突破异化状态的要求和冲动。因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⑥。人的感性活动是受动性与能动性相统一的过程,只有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我们才能走上克服异化的合理道路,进而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如何来破除资本和形而上学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是关乎马克思哲学能否更加贴近地关照人之生存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121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2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3~74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82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12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11 页。

的核心。解决这一问题，海德格尔提供的一个角度值得我们借鉴。海德格尔认为，要解决形而上学的抽象统治，就要返回到存在的根基处，从存在本身的揭示来说明存在何以可能，而不是从存在者的角度来追问存在。对存在本身的追问，或者说，对存在怎样存在的揭示，才是当下哲学面临的紧迫任务。马克思找到且不可辩驳地突出了存在的源始根基即人的感性活动，并毫不犹豫地把感性活动提升为自己哲学的主导原则。这一存在论意义上的伟大创制，当能引领人们找到扬弃异化的合法途径，实现人的解放。

马克思以前的那些形而上学家，由于迷恋抽象的概念世界，他们把人的解放指认为理性思维范围内的运动，便在理性演绎范导下追求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对存在的抽象理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现实的历史的描述将会代替抽象的解答，人的真正解放一定是一种基于人的现实感性活动而开展并达到的对于世俗生活的根本改造。正像世俗生活的异化状态不是简单地宣布其为无就有了根本的改观，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因反对或否定异化世界而再度陷入抽象的议论或想象之中。正是基于存在论原则高度的合法坚守，马克思密切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洞察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阐明人的解放就在于扬弃私有财产为目的的人性回归：“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既在其总体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①]这说明，扬弃异化不是指望从异化外部而展开，只能深入异化本身，从人的对象性活动状态中来认识异化产生的原因，进而克服异化的生存状态。就此而言，只有上升到一个原则高度——存在论的原则高度来体会马克思提出的异化扬弃之路，我们才能本真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活动的源始意义，进而把握马克思对以往所有哲学的超越。

在这个层面上讲，感性活动才真正发现自己就是自己的解放者。私有财产的产生是感性活动发展的必然，但是，以往那些哲学家不懂得异化的产生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一条道路，结果，都是在异化的外部，从私有财产的结果上来寻找解决异化的途径，其根源是受到形而上学理性思辨逻辑的支配。马克思从异化进入到异化劳动这个存在论层面，看到了异化其实就是人的感性活动所经历的一种具有否定性质的对象化，其实与人自己的感性活动有着不可分离的关涉。“既然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是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②]这就告诉我们，那些试图通过抽象思辨来反对私有财产的人，最多只能达到发泄自己不满的结局，却对人类解放毫无裨益，甚至会造成新的障碍和遮蔽。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一定要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且通过现实的行动才能达到，“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

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路向，乃在于存在论根基上的转折，是从感性活动出发才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把感性活动提升到存在论原则高度，更加贴近地阐释了异化产生的根源以及扬弃异化的合法路径，通过暴露资本时代“抽象统治”放逐感性活动的真相，为人类解放廓清意识迷雾指明了行动方向。

四、让哲学是其所是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走上哲学舞台，直接面对着黑格尔集大成的近代哲学。基于坚信并坚持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黑格尔实现了自己的哲学参与资本文明建构的愿望，藉此展示了一个完美极致的哲学体系。正因为黑格尔哲学对人类的精神发展所具有的史无前例的意义，以至于被人们看成是整个近代哲学的标志，进而被当作哲学之为哲学的范例、标志杆和唯一的模式。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手；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当然，恩格斯同时也十分敏锐地挑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31～23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明,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①。

如此这般对比鲜明的巨大反差,无疑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滥觞于笛卡尔终结于黑格尔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致力于推行意识内在性,试图为哲学建造一个稳固可靠的"家园",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毅然决然地"叛离黑格尔",呈现出纷纷要离"家"出走的态势。这表明,黑格尔等近代哲学家为了实现哲学在现实生活中出场,可谓殚精竭虑,也的确形成了极其重要的文化成就,但显而易见的是,哲学之为哲学而能安身立命,黑格尔等近代哲学家所建构的家园已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黑格尔曾认为,"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②。若仅从认识论或知识论意义上来理解,黑格尔的这一界定相当工整规范,并大体上点出了哲学如何才能在人类知识地图上有其位置的努力方向。倘若哲学的意义或存在范围仅止于此,这当然就是十分正确的。问题在于,就是黑格尔本人,也反复论证哲学溢出知识论范围的重要意义和实际可能性,并始终以这一论证来标明哲学超越"知识因素"的存在论指向。正是出于存在论意义上的考量或关切,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③这就出现了关乎于哲学开展自身的根本性问题。前文已经交代,黑格尔所强调和倚重的,是意识内在性的绝对权威和普遍效准,由此而把哲学建构成为严密顽固的思辨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之"所是",虽说理论上可以给予周详的论证和阐述,但实质上不过是"逻辑学"这一"精神的货币"的自我展示过程,是以"逻辑学"为轴心旋转的思辨游戏。

针对抽象思辨对于哲学的垄断和独占,费尔巴哈挺身而出,"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费尔巴哈指出:"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从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永远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抽象概念现实化**,正因为如此,也永远不能认识精神的真正**自由;因为只有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质和事物的直观,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见的束缚**。"另一方面,与思辨性同构共生的是"理性神秘论"。黑格尔思辨哲学不过是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学说,是一种"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宗教真理之彻底的完成"。正因此故,"只有那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而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反映客观的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思维。"④就此可知,费尔巴哈把"感性直观"当作评判思维真理性的标准,与抽象思辨相抗衡。

那么,费尔巴哈由"感性直观"为哲学开辟了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呢?

费尔巴哈从"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论证中,指证了感性对象性的实在性,直截了当地提出,"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⑤如此这般地强调对象之于主体的本质重要,实际上就是承认绝对主体尚有一个与之相对待且不可或缺的东西,毋庸置疑地挑战了甚至颠覆绝对主体的权威。而且,与黑格尔"不能被思想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迥然相异,费尔巴哈则力主"不能被直观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高扬主体只有通过直观对象才能确证其真理的"感性哲学"。

既然直观可以提供直接明确的真理,又能够与思辨哲学相抗衡,那么,费尔巴哈对之深信不疑,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现实感性世界丰富多彩,千变万化。费尔巴哈使用直观时,总是遭遇到阻碍甚至破坏他进行直观的东西,以至于他"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⑥。莫非费尔巴哈重归思辨哲学?的确如此。全部问题的症结,乃在于费尔巴哈对于"感性直观"的过分倚重乃至迷恋。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就连樱桃树这类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对象,也都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就此试问:仅仅通过"感性直观",我们能够发现周遭感性世界中这一最为关键的部分吗?撇开这一关键部分,却还在致力于直观感性世界,这难道不是错失了现实世界并且与之越来越远吗?显而易见,尽管现实的感性世界活生生地呈现在费尔巴哈的面前,但他始终未能与之发生算得上是感性的联系,而只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20 页。
②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 38 页。
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第 12 页。
④《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第 108、178 页。
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第 29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76 页注①。

象联系。这让我们想起了恩格斯的一个论断："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①我们由此当能清楚哲学从"感性直观"出发而来的终局。

不言而喻，费尔巴哈本着"严肃的"、"批判的"态度，力图打破思辨哲学的束缚，却因固守"感性直观"的运思理路，没有切中现实生活世界，不可避免地滞留在抽象层面上，分享着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的前提，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巩固这种形而上学的同路人。究其原因，费尔巴哈虽然正确地承认人是"感性对象"，但是，却未能更为深入而切近地把人与"感性活动"联系起来，"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②。马克思富有原则高度的思想划界和突破由此清晰可见。

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马克思哲学不会再像以往哲学那样，给人发布行动指令或行动方案，而是引导人们关注并审视自己的现实生活处境。这样一来，哲学就回到自己的源始出生地，并且真正承担了自己的本务。

马克思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③这是马克思思想标志性革命论断之一，所蕴涵的深意就在于，与以往用意识、或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理解和阐说人不同，现实的人都是自己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而自我创生的，并由此而生存和发展。依照这样的阐释思路，我们就能切近地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的发展可能性，本质重要地依赖于自己的取舍，思想的重要性就此无可辩驳地呈现出来。这是人的特质，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命运。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艺复兴之后，人类对自身特质的认识，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就是把"思想"当作人从动物世界超拔出来的决定性标志，进而高度重视"思想"之于人的意义。帕斯卡尔就是颇为突出的代表，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至今仍是脍炙人口的名言。帕斯卡尔不仅把思想看成是人的"全部的尊严"，甚至把"努力好好地思想"视为一个"道德的原则"④。就此我们当可相信，近代哲学提出并推行意识内在性的存在论原则，必定与这种文化氛围的滋养有关。然而，意识内在性成为至高无上的哲学原则之后，思想就遭到了实体化的处置。尤其是经过技术化阐释和武装之后，思想便试图无限地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就难以履行"思想思想"的职责，相反却不得不在诸种技术性的实用性的"科学"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窘境，在资本和形而上学共谋的抽象统治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享用现成的思想，充当现行思想的消费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思想的主动权。正如马尔库塞所察觉到的，"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已经具体化在反过来再生产它的流行技术装置之中。"⑤

如果资本文明时代的生活境遇十分迫切地彰显了"思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哲学要想真正走上守护思想的道路，改变由近代形而上学创设的并一直沿袭下来的"思想"路向就刻不容缓。马克思提出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进行思想，毋庸置疑地在存在论原则高度为哲学制定了前进的方向。

海德格尔认为，"思想乃是存在的，因为思想为存在所居有，归属于存在。同时，思想又是存在的思想，因为思想在归属于存在之际倾听着存在。"⑥就此说来，哲学作为守护思想的事业，究竟是跪拜在某种现成解决方案面前，还是切入现实生活世界而致力于发现思想的事情呢？我们毫不犹豫地以后者为唯一选项，这难道还有例外吗？

●**作者简介**：陈立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李　齐，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6BZX011)；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科研项目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7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68页。
④参见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8页。
⑤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
⑥海德格尔：《路标》，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70页。